

上德不德，开天之天

□刘坤

“春燕归，巢于林木。”读来颇为诗意，原文却是：“魏人凡破南兖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杀掠不可胜计，丁壮者即加斩截，婴儿贯于架上，盘舞以为戏。所过郡县，赤地无余，春燕归，巢于林木。”这是刘宋与北魏在中原地区激战之后的惨状。此卒弃疾所谓永嘉草草、仓皇北顾之往事。

风定露冷，夤夜读之，悲不自胜。非悲余怀，悲世道人心，非人力可逆，悲众生如蚁聚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；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又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；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”非久经丧乱之人，久经鱼烂之世，难有此语。“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，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余，是谓盗夸。非道也哉！”圣哲之人也有横眉怒目的时候。

历史写满了人们的伤痛。“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”，谁能懂？那个闻鸡起舞、胡笳退敌的刘琨，在困囿中的悲辛与灰灭！“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”“更能消、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”，谁能懂？那个醉里挑灯看剑、美芹十论的辛弃疾，白首时的无奈。一样是登高临远，“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……个人际遇与心声在现实和历史面前不堪一击。

“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軋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”这是庾信历经四朝的伤感。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！”这是南朝宋顺帝刘准的惊痛。“愿自今已往，不复生帝王家！”这是隋末皇泰主杨侗的遗愿。“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

依旧枕寒流。”在历史洪流面前，个人是如此的渺小而无奈，如蜉蝣朝露，野马飞蓬……

三国东吴谋士张纡临困留书孙权曰：“自古有国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，至于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无忠臣贤佐，暗于治体也，由主不胜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惮难而趋易，好同而恶异，与治道相反。传曰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’，言善之难也。”道出了一个真谛，就是治理之道是反“常人之性”的事情。位在公权，要泽被众生，必须尊重治理之道，而非纵欲肆意。

《周易》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《庄子》曰：“不开人之天，而开天之天。开天者德生，开人者贼生。”凭个人智力欲望角逐，此乃人之天；遵从自然规律、社会发展规律为众人谋，此乃天之天。《管子》曰：“天因人，圣人因天。天时无物勿为，人事不起勿为始。”做事要审时度势，考察、遵从、运用自然规律，社会发展规律（古人认为的天道、天命），顺应民心与大势，然后所谓开人之智力、众人之智力来做事，方可小成，此所谓开天者德生。否则一辈子在个人的荣辱名利里打滚，不顾他人和民生疾苦，此所谓开人者贼生。开天之天为治道之始。开人之天不过是凭个人才智纵欲肆意罢了，终将贼害社会与自身。孟子曰：“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不得人难。”

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德，是以无德。”“夫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做事能顺天应人，看似

无德而功德实大，看似无情却心系苍生。顺天是顺应自然规律、社会发展规律；应人，是顺应民心、顺应人民的根本意愿，团结多数人来建功立业。既不是居功自傲，也不是自诩天命所归而放纵私欲。然而“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”，多数人懵懵懂懂，只靠着喜好和习性生活，还有一些人一辈子都在为开人之天而奋斗，他们对于“上德不德，开天之天”的态度，只怕如《老子》所言：“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道。”

回顾20多年所遇，幸逢三位长者。一位是孟学君，一位是雷电，一位是邵晓东。三位于我可谓亦师亦友亦兄长。孟宽容大度、提携后进，雷博闻广识、启人心智，邵学思不倦、刚柔相济、有治理之才。在茫茫人海、郁离流光里，我们仿佛迅疾飞过的穿云箭，偶然相逢，短暂萍聚，然后各奔东西，在时代的激流中，在人生的逆旅里划过夜空。

人生在勤，不索何获？邵用大半生做出了表率。有多少人工作后还能继续学习？在遇到人生挫折时还能坚持学习？越是遇到挫折，越是我们应该反思、学习、坚持斗争的时刻，有多少人放弃了？消极了？逃避了？而邵却不是这样。无论逆境，哪怕在人生低谷期，他也依然不断勤学善思。他一再告诫我：时刻不要忘了坚持学习和保持思维的活跃，认清自身的责任。

学思不倦是立身之基，知行合一成事之本。10年来，他为单位发展不惧毁誉，锐意改革，提出了

“以改革促发展，以发展聚人心”的治理思路。员工待遇大幅提升，报刊社会效益日益突出，国有企业资产持续增长，应对新冠疫情得当，他已成为本单位在任时间最长的一把手，得到了委厅领导和同事的信任。10年来单位发展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：2020年单位成功转企，解决了从2012年改制以来面临的身份问题。积极推动全媒体建设，2017年新闻数字采编系统上线，2022年融媒体移动端客户端上线，2023年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。持续加强队伍建设、梯队建设，防止骨干队伍青黄不接。稳步提高职工待遇，将聘用人员的人事档案由人才交流中心转归单位统一管理。在传统纸媒业务面临下滑的背景下，在三年疫情的考验下，经营稳步发展。在广告宣传 and 经营工作中，构建了四梁八柱，为单位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构建了初步的机制。推动人事制度改革，首次在中管中引入聘用人员。成己达人，造福一隅，流誉一方，邵庶几近之。

不开慧眼，何识明珠。愿青年们能砥砺情操，学思不倦，知行不怠，开天之天，向内探求认知提升，向外探求造福社会。

附诗一首：

若昧

云霞心上流，天地身外行。
无人与点化，可证白玉京。
不识乾坤大，槐安空自营。
谁会如来意，鱼鹿思群英。

在关中乡下，门是宅院的门面。

八百里秦川风硬土厚，门楼高大敦实，门是用尺余厚的松木造的，蒙着黑铁皮，铆着碗口大的蘑菇钉，分量十足。门上没有江南的如意云纹，也没有闽粤的精巧螺钿，就一大块实心熟铁，或掺铜铸成浑圆微扁的柿饼样，厚重大气。那凸起的光滑半球，年深日久，被无数手掌磨得锃亮。

人们也叫它铁拍子，拍一拍，那声响跟土地一个性子，沉稳、厚重。用指节轻叩门扉的文雅方法，在这儿根本不管用，关中人习惯将整个手掌都贴上门钹，嘭！嘭！闷响传进内院，惊起檐下的麻雀。若有急事，便是“嘭嘭嘭”的急促连响，那铁门钹跟着铁皮门一起震动，整座门楼都仿佛随之颤抖。只有游子远归，或是贵客临门，才会有人握住铁环，小心提起，拿环身去撞那铁打的半球。铛，铛，这声音才算清亮悠扬，能悠悠地漾进天井里头。

门钹见证着关中人的日常。清晨，卖醪糟的梆子声传来，主妇们只听一记拍门的闷响，便应声而出，换回滚烫的早餐；晌午，下地的男人回来了，沾满泥土的手拍上去，那门钹仿佛都带上了麦秸秆味儿；黄昏时分，乡党串门，拍门声更响，人声也更洪亮：“他大！咋总在屋里了？”门吱呀一声，人声和秦腔的调子一起漏出来，还有油泼辣子的香。

门钹自然也见过灾年乞讨，那叩击声怯怯的，像夏末知了的残鸣；听过乱世的撞击声，那不是叩门，而是破门。

门最动人之用便是听风。冬天的西北风像一把冰刀，从渭河滩刮来，顺着巷道呼啸。风撞上门板，铁皮厚木滤掉了大半尖啸，只留一点从门缝里挤进来的低沉呜咽。那声响不



□惠军明

像风，更像是从土地深处传来的回响，让人想起塬上封土下的旧事。风一过门钹，眼前的日子就跟久远的往事接上了头。

后来，铁皮门变成了防盗门，沉重的铁门钹被当作废铁卖了，听说被回炉做成了农机齿轮。新门上有一个红色塑料按钮，轻轻一按，叮咚叮咚，一段乐曲响起，千篇一律。访客不再用力拍门，主人也辨不出是谁来了。叮咚声里少了情绪，方便，却单薄。

回到翻新后的老院，门楼还在，安了新门。我习惯性抬手，想像旧时一样拍上门钹，但手掌尴尬地停在了光洁的钢板前，那里平滑如镜，哪儿还找得到熟悉的锃亮的半球？

那门钹，不只是一对铁疙瘩，还是这片土地的一双眼睛。它见过风雪，见过战乱，也见过日子里的喜怒哀乐。嘭嘭的拍打声里，有人的情绪，藏着生活的底气。

风大的夜里，恍惚间，我又听见那沉闷的熟悉的响声——嘭，嘭，是旧日的心跳声。

赛里木湖

□徐新

早就听说新疆的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，被称作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”，如此浪漫的描述，令人神往。而湖怪、湖心风洞与湖底磁场等传说更是给赛里木湖披上了神秘的面纱，于是，去感受深邃迷人的赛里木湖就成了我的梦想。

春季的赛里木湖虽然还是冰雪世界，却别有一番风情。铅华洗尽，素面朝天，湖面没有斑斓的色彩，但雪白圣洁的童话世界依旧令人怦然心动。湖畔的大草原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，野生动物留下的足迹大小不等、深浅不一，错落有致地印在雪地上，是那样的灵巧、浪漫、写意。远处的云杉被白雪覆盖，依然巍然挺立。椭圆形湖面结了厚厚的冰，宛若一块晶莹的白玉。

夏季的赛里木湖露出了饱满的容颜，像一颗璀璨晶莹的蓝宝石静卧于新疆西天山之间的断陷盆地中。赛里木湖边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原，绿草如织，繁花似锦，漫山遍野的小菊花、金莲花，还夹杂着不知名的各色小花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……微风吹来，花儿在草丛中随风起舞，整片草原似乎都动了起来。澄澈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。在大草原的衬托下，赛里木湖更是蓝得让人心醉。要不是能看见远处连绵的雪山，还真会错以为它是茫茫大海呢！湖水轻柔地扑打着岸边的碎石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一对对新人或在湖边，或在草原的高地上摆出各种姿势，让摄影师们尽情发挥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随意按下快门就能收获一张不错的照片。

当秋风掠过天山山脉，赛里木湖便褪去盛夏的蓬勃，透出几分清绝秋意。薄雾轻笼时，湖面与天际流云相融，宛若仙境；阳光倾洒时，湖面波光粼粼，碎金点点，将远处雪峰的倒影轻轻揉碎，缓缓漾开。清冽的湖水里，藏着颜色的沉静与温柔。湖畔草甸也已换了颜色，漫山遍野的青绿被秋风吹成金黄色，一直铺向雪山脚下。金黄的草浪随风轻摇，簌簌作响，似是大地在与秋风私语。天地辽阔，风轻云淡，偶尔有鸟悠然掠水，白羽划过湖面，平添几分灵动。

远山静立，湖水长澜，赛里木湖枕于天山之间，揽尽天地清气。四季流转，山色更迭，唯有这一汪澄澈始终如一。风吹水皱，云落湖中，山河辽阔，万物从容。行至此处，俗世烦忧皆被涤荡，一湖绝色，温柔岁月，静慰人心。

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。十一月的风像一管冰冷的针剂，扎进这座城市的每一条缝隙。我站在教学楼三层的走廊里，看灰蒙蒙的天压在梧桐树光秃的枝丫上，心里想着的却是另一个地方的窗扉——医院四楼，朝南的那一扇。林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7天。

“肺炎”两个字工工整整地落在病历上，像一句判决。医生说发现得晚了，老人体质弱，能不能扛过去就看这一周。

我翻出手机里那张照片——教师节那天，林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粉笔灰落了一肩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那年他60岁，刚办完退休手续，又被学校返聘回来，说是“闲不住”。

他不是闲不住，而是放不下。

我们这一届是他带的最后一届学生。32个人，他从高一带到高三，把每个人的作文本改得密密麻麻的，红色的批注比黑色的原文还多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你们写什么我都看，只要你们肯写。”

可是现在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我们站在考场外。

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小，像秋天树上的叶子

一片片凋落。班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沉默——每个人都在拼命复习，可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：林老师还能回来吗？班长发起了一个活动：每天让一个人给林老师写一封信，发到他的微信上。他看不下了手机，我们就发语音念给他听。

“林老师，我今天做了一套



最后一张试卷

□杨志坚

模拟卷，作文写了《初心》，用了您教我的“以小见大”法……”

“林老师，您说我的字像蚂蚁爬，我现在每天练一页字帖，等您回来检查……”

“林老师，走廊里那盆绿萝我搬进教室了，长出新叶子了，和您在教案上画的那片一模一样……”

“本店代购高考专用2B铅笔，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。”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林老师住院前一天，在办公室批改我们最后一次模拟考的试卷。我去交作业本，看见他对着最后一张试卷发愣。那是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致十年后的自己》。

跟我们说：“你们每个人都是一片叶子，春天会来的。”

林老师在下面用红笔批了四个字：“为师足矣。”

那四个字写得格外用力，最后一笔甚至划破了纸张。我想，这就是他的最后一片藤叶了。不是画在墙上的，是写在试卷上的。不是教一个

人的命，是救很多人的心。

高考那天，我们全班32个人走进考场。每个人的文具袋里都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是我手抄的那四个字：“为师足矣。”

考完最后一场，我第一个冲出考场，直奔医院。

走廊里很安静，消毒水的味道和花香混在一起。我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林老师半靠在床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——今天的晚报，高考专版。

他看见我，笑了。
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我鼻子一酸，“林老师，您怎么起来了？”

“今天出院。”他慢慢坐起身子，指了指床头柜的抽屉，“帮我把那个拿出来。”

我拉开抽屉，里面是一沓试卷，最上面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模拟考的那张。作文题目是《致十年后的自己》，批注还是那四个字——“为师足矣。”

这次，“为师足矣”下面多了一行字，笔画有些颤抖：“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叶子。春天来了。”

窗外的梧桐树郁郁葱葱，像夏天写下的第一行诗。



百草园的下午茶

□肖日东

走过青石板路，跟着人潮，穿过高大的仁里牌坊，我们便进入了鲁迅故居。转天井、过堂屋、绕屏风，再折返从左门出去，眼前豁然开朗。扭头一看指示牌，我心中不免激动——这便是先生笔下的百草园。

“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……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

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……”刚进入百草园，耳边便传来一群年轻人集体朗诵的声音。我和其他游客一样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微笑起来，那是学生时代的记忆了。有的游客停下脚步，不自觉地跟着轻声朗诵起来；有的掏出手机，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。

仲春时节的百草园，与先生描绘的大致相同。碧绿的菜畦

整整齐齐，芥菜与油菜长得正旺，细碎的春光打在叶片上，粉的、绿的、黄的，各种色彩揉成一片，让人不自觉地陶醉在这光景里。菜畦旁竖着一块供游人拍照打卡的指示牌，牌子上先生留着八字胡须的卡通形象让人忍俊不禁。菜畦旁边便是光滑的石井栏。我探身向前，小心翼翼地越过栏杆朝石井望去，井水依旧清亮，能照出人的影子来，只是我总忍不住想起长妈妈讲的赤练蛇，生怕它冷不丁从井里冒出来。园中那高大的皂荚树兀自挺立着，枝条上冒出嫩绿的新芽，午后的阳光透过枝丫，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。肆意生长的杂草爬满了半壁土墙，清风徐来，我仿佛看见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，正费力地够着又酸又甜的覆盆子。

百草园的出口处有一间小小的茶铺，店名是“百草园的下午茶”。呵，此情此景，与我内心深处的那份期许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。我们在石凳上坐下，点了一壶绍兴本地的绿茶，外加一碟必不可少的茴香豆和几块霉干菜饼。杯中茶香袅袅，眼前

的百草园万物复苏，我的思绪也跟着先生的文字，奔赴了一场遥远的旅行。

1926年，先生写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时，正值被迫离开北京赴厦门任教时期。只是他来到厦门后，仍很失望，当时厦大大学的校领导顽固地奉行封建教育制度，强迫学生尊孔读经。先生在苦闷纷扰中寻得一点闲静，“从记忆中抄出来”了这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散文。他用“百草园”和“三味书屋”两种生活场景的对比，痛斥封建教育强迫儿童读无用之书，摧残儿童身心的那种郁郁不得志，以及对封建教育的无声反抗，让先生开始思念遥远的故乡。他说，“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，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”，寥寥数字，道出了童年最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先生记忆中的百草园，没有亭台楼阁，没有奇花异草，与普通人家的菜园子没什么两样。而这小小的天地里，却藏着先生满满的回忆——是看花开、听虫鸣、爬矮墙、摘野果的快乐；是息思、静待每一个放下杂念的人，寻一隅宁静处，重拾散落的童年暖意。

与安然，弥足珍贵。

一篇文学经典，就这样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童年的期许。其实，我们都曾有过“百草园”，或许是屋后的小树林，或许是村口的小河滩，或许是自家后院的一小块空地，都藏着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只是长大后，为了生计，为了更好的前程，我们被迫随着人潮不断往前挤，向着理想的前路迈进，渐渐地把儿时的快乐遗忘在了时光深处。而今日，在百草园里，我卸下一身疲惫，抛却虚名薄利，重拾那份遗失的美好，明白了先生笔下的眷恋，也更懂得了童年的珍贵。

我们离开时，春日斜阳将整座园子晕染得温柔可亲。矮墙之外，连片屋宇静沐春光，暮色绵长。百草园如一位沉静的老者，默默伫立在院落深处，闲看人来人往，静观岁月流转。泥墙如故，石井依旧，草木常青，清风里萦绕着百年未改的草木清香。这里始终留存着质朴纯粹的气息，静待每一个放下杂念的人，寻一隅宁静处，重拾散落的童年暖意。